



蔣介石

外傳

蒋介石外传

海南人民出版社

书 名 蒋介石外传
编 者 当代文坛出版社
出版者 海南人民出版社
发行者 广东省新华书店
印刷者 广东顺德桂洲印刷纸类厂
版 次 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毫米32开本
插 页 12
印 张 5.25
ISBN 7-80541-293-6/I·50
定 价 2.60元

前 言

《蒋介石外传》是一部内幕轶闻的书。

蒋介石是中国现代史上颇为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

他的一生经历，已有不少文字记载。

然而，从他表面上“辞去”“总统”职务，离开南京回到浙江奉化溪口老家，遥控南京国民政府，以及后来被逼告别祖墓，退到台湾去之前的一段插曲，就传说纷纷，真相不大了解。现在，这本《蒋介石外传》出版了，正好揭开了蒋氏这一段时期的真相。

这本书，从“蒋介石要回溪口进谱来了”到“四窗岩寻梦”止，共有38章；内容发生时间，自1949年1月至1949年5月止；情节虽是直线发展，但由于作者不时采用插叙手法，忆述往事，这就使内容错综复杂起来，显得丰富多采起来。这样一来，也就不仅仅叙述描绘蒋氏在这短短5个月里的生活经历，而且连带也介绍了蒋氏一生的经历，真是精采极了！至于，人物写来有血有肉，性格鲜明、突出，那就更不用赘言了。

这是一本内幕轶闻之类的书，原本可以写得随意自由，不必太拘束的。但因为本书所记述的人物大半仍活着，所以作者在执笔撰写时，态度较严肃、客观，对人物的褒贬分寸就甚为持平了。

今天，中国政府提出“一国两制”的主张，海峡两岸的

中国人又都渴望祖国统一，海外广大侨胞也为此而奔走呼吁，真是春光遍大地，无限美好在前面！就在这个日子里，读着《蒋介石外传》，让大家认识认识蒋介石，确是很有好处的。

目 录

一、 蒋介石要回溪口进谱来了?	1
二、 山外青山“楼外楼”	4
三、 咎由谁取	6
四、 大洋彼岸的讯息	11
五、 在黄埔路官邸..... ..	15
六、 最后的晚餐	18
七、 “御前会议”	21
八、 武岭、旧梦、春寒	23
九、 谁来担任“保驾”部队?	26
十、 求签武山庙	29
十一、 陈仪下台之谜	34
十二、 能否支持一年?	38
十三、 除夕之夜的警报	40
十四、 修家谱、查祖宗，悲夫!	42
十五、 不堪回首话龙灯	45
十六、 元宵宴乡邻	48
十七、 山上卜吉凶	51
十八、 小蒋车中的一席话	56
十九、 张治中一到溪口	59
二十、 “资源”不走	63

二十一、	六代豪华春去也	68
二十二、	夕阳黄昏	72
二十三、	张治中二到溪口	75
二十四、	“御林军”的反戈	77
二十五、	“大千世界,何处有净土?”	83
二十六、	张治中的一封信	85
二十七、	重读家书,感慨系之	87
二十八、	这里的夜晚静悄悄.....	93
二十九、	“你也留下来吧!”	98
三十、	上海“国际化”的破灭	101
三十一、	孔令侃碰了一鼻子灰	105
三十二、	百万大军渡长江	108
三十三、	“一江春水向东流”	113
三十四、	“保卫”大上海	116
三十五、	毛人凤进山来了	119
三十六、	伞兵团的“失踪”	122
三十七、	“清明时节雨纷纷”	125
三十八、	四窗岩寻梦	129

一、蒋介石要回溪口进谱来了？

浙江奉化溪口，确实是一个山明水秀的地方。一条清澈见底的剡溪曲曲弯弯从四明山发源，横穿溪口，进入奉化江，和甬江汇合，奔向东海。四周群山，远山青黛近山碧，千丈白练如飞雪。北连四明，南通天台，真是苍山如海，山深林密。剡溪上游凡九曲，相传是东晋王羲之隐居之处，那里还有右军祠、石砚、墨池、鹅池等遗迹。雪窦寺、千丈岩、三隐潭等地，唐宋以来的贺知章、王安石、苏轼、曾巩、赵孟頫、李清照和晚清的魏源等著名文人学士都曾游咏过，还留下了不少诗篇。无庸讳言，因为近代出了个蒋介石，溪口这个地方更引起了国内外人们的注意。除了抗战八年，蒋介石几乎每年都要回溪口老家一行，时间大多在清明前后，除非是两次下野之时则另作别论。可是今天——1949年1月12日，溪口的老百姓却感到有点意外，因为这时正属旧历年关，蒋介石却要回到溪口来进家谱来了。蒋介石虽然还没有来，他的儿子蒋经国，还有“总统”府的军务局长俞济时、警卫组主任石祖德、参军施觉民、警卫总队长、通讯总队长……一大帮穿黄呢军装、穿中山装的人都到了溪口，在武岭山临溪南端的小洋房架起了天线，人来人往，车水马龙，这一切表示蒋介石确实要回溪口来住一段时间了。溪口街上已有传闻：

“徐蚌会战，国军吃了败仗，形势紧张。”

“听说蒋总统可能要下野。”

“蒋总统说要终老溪口啦！”

蒋经国在会见溪口人士时则是说：“这次是奉父命筹备修谱进谱大事来的。”

但是，进谱何用架设天线？人们当然有疑问。

蒋经国，四十岁的壮年汉子，中等个子，不壮不瘦，脸盘子据说很象他的生母毛氏。他不象乃父浓眉大眼高颧骨削骨脸。他和俞济时沿着剡溪踱着步……

蒋经国是1910年3月18日在溪口出生的，童年时代就在溪口度过，他在武岭学校读了6年的四书五经。后来，蒋介石把他带到上海读书，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年轻的蒋经国也曾投入了这个反帝爱国运动而被学校当局以“行为越轨”开除学籍。1925年10月，他第一次离开了故国家园，从广州乘苏联轮船经海参威转西伯利亚铁路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一别故乡十多年，到了1936年4月，他才带着苏联籍的妻子方良和三岁的儿子爱伦从海参威乘轮返国。蒋经国感慨万千，遥想当年与方良跪在生母膝下，生母破涕为笑，扶起洋媳妇，并把长孙爱伦搂在怀里，热泪直流的一幕情景，此情此景犹在眼前，如今爱伦已长大，可是生母已魂归泉下十余年了。

……那是1938年农历11月初3，蒋经国正在赣南担任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忽然接到奉化县长何扬烈和丰镐房帐房唐瑞福发来的急电：“母亡速归。”11月初4，他乘了专机赶回栲社飞车到溪口，看到生母毛氏遗体已停放在摩诃殿佛堂内，蒋经国跪在生母遗体前听人诉说毛氏遭日机轰炸惨死的情形。

帐房唐瑞福说：“11月初2，日本飞机飞到溪口上空，毛太君从丰镐房后逃出，已经逃过弄口。大概想到房间没有

上锁，又返身回去锁好房门再走出弄口，适逢日机投弹，炸中了弄口围墙，屋毁墙倒，太君被压在下面，当时大家不知道，日机去后，溪口镇长蒋立祥带人到处寻找，全无踪迹。初三下午县长何扬烈闻讯赶到，见到墙壁隆起，乃叫人挖开瓦砾，才发现太君尸体……”

蒋经国泪如泉涌，对唐瑞福说：

“如果一时找不到好坟地，就葬在摩诃殿旁边吧，这是阿妈生前礼佛诵经之处，她老人家欢喜这块地方。殿旁周围，巨松香樟，树木茂盛，风水不是很好吗！”

于是在摩诃殿北隅造了一个圆形坟墓，墓碑上书刻了“显妣毛太君之墓”，蒋经国还在毛氏遭难处亲笔写了“以血洗血”四个大字，勒石立碑。国家仇恨呵，怎能不报。

“是呵！人生得意须还乡！”在溪口留下最美好的回忆还是抗战胜利那年，蒋经国想到与其父和宋美龄共返溪口，当时溪口新老祠堂联合演戏三天三夜，庆祝抗战胜利，欢迎蒋氏父子归来。他们父子也雇班子演戏三天还礼，“真是举镇若狂，共庆升平呵！”蒋经国踱到文昌阁下，脑海中不时浮现出当时热闹情景，丝竹锣鼓之声似乎还在耳边响着。当时蒋介石每晚必亲点一两出戏，看完就走，“当时父亲名声大振，确是达到最高峰了！”蒋经国心中一阵酸楚，何以不到三年，一落千丈，众叛亲离，下野返乡，只剩东南半壁江山了……

“经国兄，”俞济时走过来，轻声道，“一切布置就绪，是否就飞返南京？”

“通讯人员留下，”蒋经国回答，“警卫工作要加强，我们明天就回京。”

二、山外青山“楼外楼”

1949年1月21日傍晚。

杭州西子湖畔的“楼外楼”阶下，警卫森严，数十名全副武装的警卫人员，在凛冽的寒风中肃立着。

从市区方向驶来的五辆“雪铁龙”轿车，在“楼外楼”门前嘎然停住。

从车上下来的是南京政府的首脑人物。他们是蒋介石、陈诚、陈仪、汤恩伯、蒋经国和俞济时。

蒋介石刚下野。他从南京飞抵杭州，要到奉化“归田”去了。

浙江省省主席陈仪，免不了要尽地主之谊。他知道这位刚下野的中华民国总统，过去每到杭州，都要吃西湖醋鱼，因此就直接从机场陪他到“楼外楼”的二楼，摆宴洗尘。楼上已华灯初放，火炉中冒出了的热气和热腾腾的酒菜，使楼上的气温升高了。

一行人鱼贯登楼，蒋介石坐在首位。

“总统，请尝一下这西湖醋鱼。”陈仪悄声地敬劝着。

蒋介石穿着华达呢玄色长袍，脸色清癯。他神思恍惚地点点头，缓缓地端起酒杯，刚碰到了唇边，又放下来。

“总统，这鱼很新鲜，请趁热用一点。”

蒋介石又点点头。他拿起筷子，在冒着热气的醋鱼上只是点了几点，仍把筷子放下。

老头子食不下咽，满座都感到不安。汤恩伯向陈诚使个

眼色，也把筷子放下了。蒋经国一刻不离地注视着他父亲的黯然神伤的脸色，一股凄怆的酸味涌上他的心头，他几乎要滴下泪来。

蒋介石干脆站了起来，他离开席面，向靠窗处走去。他倚着窗帘，两眼发愣地眺望着西湖。俞济时也连忙来到蒋的身旁，朝窗外望去。此时的西湖，一片萧杀景象，远处的苏堤，笼罩在淡淡的暮霭之中；远处的湖心亭，一群寒鸦在几棵秃树上叫噪。俞济时有点纳闷，西湖怎会如此荒凉了呢？

蒋经国也站了起来，走到蒋介石的身旁，扶住他父亲，轻声说：“父亲，陈主席好意，你还是吃一点吧！”

蒋介石在蒋经国的扶送下，回席坐下。

汤恩伯、陈诚、陈仪也都重新归座。陈诚含着眼泪，几乎哀求地说：“请主席多少用一点才好。”

蒋介石点了点头。他拿起筷子，抖动地向醋鱼伸去。他的目光呆滞。他再三地拿筷子夹着醋鱼，但没有结果，最后，他还是把筷子放下。

满座默然，正襟危坐。

在每一个人的心头，似乎都泛上了一缕酸楚的思绪。但此时此刻，谁也不想说。

还是陈诚打破这沉闷的僵局。他苦笑着道：“总统的胃口既然不好，还是早点回去休息为是。”

三、咎由谁取

第二天，除陈仪外，陈诚、汤恩伯等一行人陪着蒋介石回奉化溪口，他们从笕桥机场起飞。

飞机越过钱塘江，一夜没有安寝的蒋介石，此时却有点昏昏欲睡了。在他脑际中，一幕幕的往事在翻腾。当他在机舱中瞥见远远离开的淹没云雾中西湖北高峰时，他忽然想起在南京召开的最后一次军事会议的情景。

那是1948年8月上旬的一天。

地点在南京国防部大礼堂。

参加会议的除他本人外，还有何应钦、顾祝同、白崇禧、关麟徵、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汤恩伯、陈诚、范汉杰、杜聿明、宋希濂、黄维、李默庵、孙立人和刘峙的代表李树正、胡宗南的代表沈策，加上国防部、参谋部的一些主要厅长、署长共一百二十余人。

会议实际上开了七天。

他清楚地记得，会议的第一天，是他致的开幕词。但是，在开幕词中他说了点什么呢？他迷糊了。他竭力思索着，想抓住在开幕词中到底说了点什么。

“哦！”他在内心深处喊着。我大概说过这些话罢：我们的军事力量强大过对手十倍，为什么打不过对手呢？对啦，我还说过你们这些高级军官大发接收财，骄奢淫逸，溺于酒色，致使将骄兵逸，纪律败坏，军无斗志。想到这里，他又气恼起来了。“是的，我们的失败，就失败于接收！”

他缓缓地掉转头来，瞥了陈诚、汤恩伯他们一眼。只见他们也是神情黯丧地呆望着机舱外面的景色。蒋介石的思路又回到那次军事会议上。

“如今对手的势力日益强大，如果不再觉悟，不再努力，到明年这个时候，能不能再在这里开会都成问题。万一共党控制了中国，则吾辈将无葬身之地！”他作了这番警告之后，就离开了会场。

但他派了一名侍从秘书，观察会场动静和记录每人的发言内容。

国防部长何应钦在作军事形势的报告了。他毫无隐讳地说：“这几年，我们兵员的死伤、被俘、失踪，总数已超过三百万，步枪一百万枝，轻重机枪七万挺，山炮野炮重炮一千余门，迫击炮一万五千余门，还有战车、装甲车、汽车以及大批通讯器材和大量弹药……”

事情非常明显，何应钦所以这样做，目的是出陈诚的洋相。因为这两年来，军队是由陈诚指挥的，他不至负失败的责任，此外，1944年蒋介石和陈诚迫使他交出军政部长职务时，他于今还耿耿在怀。

何应钦的话，象投下一枚石块，激起水波，大家就议论开了。

有的沮丧说：“过去在江西时，共产党只那么一点兵力，还解决不了他们，现在他们力量这么大了，这怎么打下去？”

有的埋怨说：“辞修（指陈诚）不能辞其咎！这个仗是他极力主张打的，他胡吹什么三个月五个月歼灭对方主力。现在呢，一败涂地，他应负完全责任！”

宋希濂冷冷地说：“我这次由新疆来南京，路过兰州、西

夷、武汉，见过不少军官，他们都说这仗很难打，部队有普遍的厌战情绪。”他接着说，“现在几百万元钞票，抵不上从前的一元钱，物价直线上涨，老百姓叫苦连天，人心惶惶，如果不稳定物价，人心更加不可收拾。”

会议上一片沉默。

宋希濂沉着脸继续说：“士兵们吃不饱，穿不暖，面黄肌瘦，精神萎靡，许多下级军官的薪金维持不了其家属的最低限度生活，自杀者有之，卖淫者有之，弃儿鬻女者有之。总统说，政府还有九亿美金，我建议：自本月份起，所有官兵伙食费一律改为现洋，每人每月三元。将、校、尉级薪金也改发现洋，每人每月五元到三十元。”

宋希濂的这个建议，孙立人，黄伯韬等表示赞同。

.....

侍从把一份份的报告递到蒋介石的手中。他脸色阴沉，不断地在室内踱来踱去。

他换去便服，穿上军装。他的胸前佩着两枚勋章。一枚是他自己颁发给他自己的最高勋章。一枚是杜鲁门赠给他的勋章。他来到会场，步上讲台。

他的目光朝会场一扫，然后缓缓地说：

“我们黄埔建军二十多年以来，历尽艰难险阻，但在袍泽们大无畏精神，百折不回的决心下，坚持奋斗，终能化险为安，渡过种种难关。”他停了一下，继续说：“近两年来，在军事上遭受挫折，乃是不容讳言之事实。然今最要者，乃同心同德，共济时艰，抱定有我无敌之决心，激励士气，共挽危局，切勿相互埋怨，相互倾轧。”说到这里，他向坐在一旁的何应钦瞪了一眼。这何应钦却若无其事坐着。蒋介石继续

说：“尤其是我们这些高级负责人，处在危疑震撼之际，更宜力持镇静，绝不可有丝毫悲观失望之情绪和论调，以免影响士气。”他接下去说：“对共产党之斗争，除军事外，尚有政治、经济、文化、宣传各方面之斗争。而最重要者，乃哲学之斗争。”

听众不觉愕然。什么是哲学？这哲学到底是什么东西？老头子为什么在此时提出哲学来？大家迷惑不解，莫名其妙。

“就总的力量来说，我们仍比共产党大许多倍，没有任何悲观失望的理由。‘破山中之城易，去心中之贼难’，现在最要紧的，是要打破害怕共军的心理。曾文正公昔曾数度濒于危难，但他坚持到底，终于克敌制胜，削平长毛，转危为安。凡我忠贞之士，务须一心一德，矢勤矢勇，担负起削平大难，挽救国家民族的重责。”

这次军事会议虽甚严肃，但与会者无不有种悲凉之感。在会议结束的时候，蒋介石命令杜聿明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一个兵团司令，派黄维去信，编组一个兵团，防止共军逃犯武汉，又调宋希濂任华中“剿总”副司令职兼一个兵团司令，防止共军进入川湘。他当面嘱咐杜聿明道：“徐州乃首都之门户，形势险要，我们有重兵驻防，料想共军不敢草率妄动，贸然渡江。望你好自为之。”

蒋介石尽管向这些将领打了一通气，软硬兼施，要他们立即走马上任，但他们仍然偕妻携子，盘桓于上海、杭州之间。直到八月下旬，宋、黄等人还留恋在西子湖畔。蒋介石闻讯后大为恼火。他把这些将领找了来，严厉地责问：“为什么还没有去？明天立刻去！”当这些将领们喏喏连声地走了后，蒋介石还不放心，他怒气冲冲地对军务局长俞济时说：

“你明天就派飞机把他们送走!”

“总统，栢社机场到了。”

不知是谁在告诉他，蒋介石在迷惘中醒来。

飞机徐徐降落。